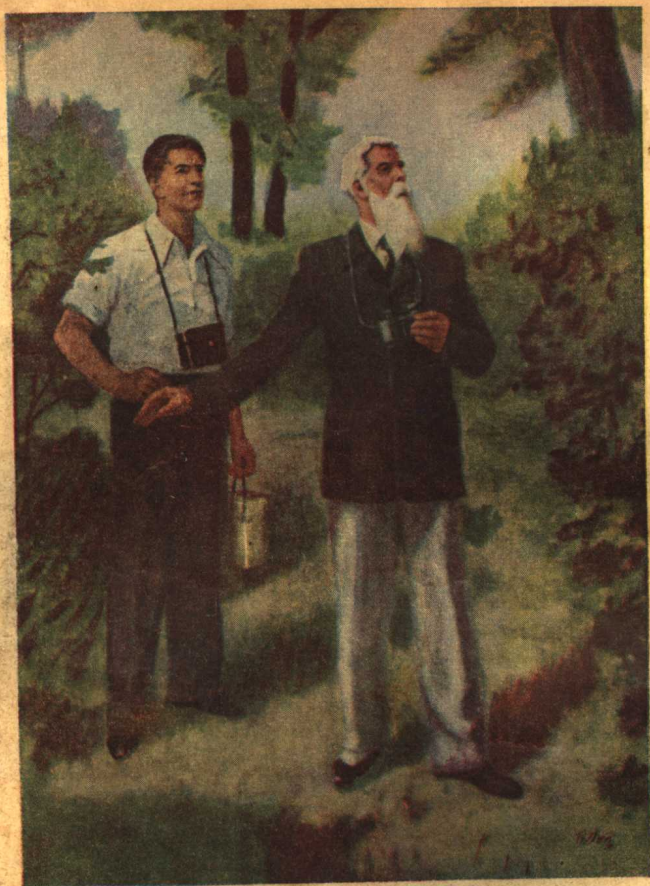




我們的夏天

葉·烏斯賓斯卡婭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我們的夏天

葉·烏斯賓斯卡婭著
曾憲博 張健譯 胡德慶校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30 文學 91

我們的夏天

著者 [蘇聯]葉·烏斯賓斯卡婭
譯者 會 憲 溥 張 健
校者 胡 德 凌

青年·開明聯合組稿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8:0×1168 1/32

印張 12 1/2 字數 299,000

定價 15.800 元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作者的話

親愛的中國朋友們！這本書的譯者要我寫一篇序，談談我自己。我接受這個請求主要是想趁這個機會向中國青年讀者們致以最熱烈、最親切的敬意。中國的命運對於每一個蘇聯公民說來都是無限珍貴而親切的；您們——中國的男女青年們——將讀我這本書，使我感到十分愉快和光榮。

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的生活足以代表在十月革命前夕、一九一六年出生的我國每一個婦女的生活，只有從這個觀點上來看，才可以說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這個婦女的小傳就是這樣的：從她的生命開始有意識的時刻起，她就知道她是自由的，她面前的條條道路都是開放着的，在她一生中一切沒有做成功的事都應該由她個人負責。我自己在這一方面很負疚，因為我做成功的事情是很少的。我已經三十七歲了，而我們的夏天還是我的第一部大書。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用下面的事情來解釋，就是在我一生中，我始終都同時為兩種嗜好、兩種感情所支配：一種是生物科學，一種是藝術。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動物，還是一個九歲的小姑娘的時候我就參加了莫斯科動物園的少年生物學家小組。到現在莫斯科動物園已經成立了九十周年，同時動物園少年生物學家小組也舉行了成立三十周年紀念。

這一羣對生物學很感興趣的中小學生在動物園內工作，積極參加動物園內的日常生活。小組組員們協助工作人員照料動物，飼養動物，漸漸便開始參加動物園科學部所進行的研究工作了。當我在小組工作的時候，我們的導師是現在的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傑出的動物學家和優秀的教育青年的人曼傑菲里教授。他循循善誘地使我們去熱愛大自然，就連像我這樣未能成為科學家的人，也由於他的誘導終身熱愛自然，對它感到興趣。大多數的小組組員日後都成了科學家，跟我同時的小組組員中有許多人現在正在進行最有意義的生物學研究工作，還有許多人獲得了科學碩士、科學博士學位。當時我也覺得我的道路是明確的，中學畢業以後我要進大學生物系學習。但是在中學的最後幾年中，我又被文學和戲劇所吸引，常常參加學校戲劇小組的演出，因此中學畢業以後我就進了歷史哲學文學專門學院的戲劇系。

但我依然很留戀早年的興趣，一九三七年我轉入莫斯科大學生物系學習，不過我並未能完成學業。我的學習中斷了很久，因為我在兩年內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這使我很久不能參加正規學習；等生活安排好，孩子大了一些，我才又在大學學習，我的丈夫在文學研究院學習，我們倆都享受助學金，我們倆共同照管孩子。但是偉大的衛國戰爭立刻開始了。我跟孩子們一起撤退，但是不久以後，在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又回到莫斯科，參加了「少先隊真理報」編輯部工作。

我的新生活——新聞記者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工作很有興趣，很緊張。蘇聯兒童們在戰時常常協助大人做各種工作，於是我們的報紙就成為一系列的羣衆性的兒童運動的鼓動者。讀者對我們的報紙的要求是很高的，每天早晨總有大批郵件由電梯送到我們這一層樓上來。有時候，我們晚上把

孩子從幼兒園接回來却來不及把他們領回家去，只好把孩子們安頓在編輯部的大沙發上去睡覺。可是不久幼兒園開始在夜間也照顧孩子，每逢星期六我們才把孩子們接回家來。這樣我們就不必担心孩子了。經驗豐富的保育員不僅謹慎小心地照顧孩子，並且經常使我們了解孩子們的生活情況。在工作的餘暇，我們常常能見到自己的兒女，跟他們一起散步，把留好的糖果給他們，也聽聽孩子們講他們的所見所聞……「真理報」聯合發行所對工作人員的生活條件照顧得很周到，不用說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兼任創作部主任的緊張工作。

一九四三年起我才開始系統地寫作。我在「共青團真理報」上發表了許多隨筆和短篇小說，不久我就轉入「共青團真理報」作特派記者。從那時起我才明白我只能做一個作家。採訪生活是很有意思很吸引人的，我遇見許多新的、卓越的人物。但是我認為做一個作家必須有學識，所以在戰爭結束後，生活漸趨安定，我又回到莫斯科大學生物系去學習。這時，不少我過去的同班同學都已經在系裏教課了。我只學習了兩年，到了第三年就堅持不下去了，又開始寫起小說來。

說到我這本書，有時我感覺這並不是一本我自己的書，因為我的個人生活和創作生活一開始就是在集體裏的。那些在我們友愛的少年生物學家小組裏的美妙的回憶，那些參加共青團的歡樂的日子，那些在專門學院時代的同學，那一個在我的生活裏起了很大的作用的、編輯部裏的堅固而有力的集體——在這裏我學會了難於掌握的新聞技巧，入了黨，最後並在這個集體裏寫出了這本書——，那一羣充滿了青春、勤勉和歡樂的優秀的生物系的大學生，正是他們，如我所感覺到的，跟我在一起寫了這部小說。他們溫暖的友情使我再度享受到青年大學生的幸福，同時我已經是一個見過很多、也經驗過

很多的成年人，我不僅以同學的身分而且也以大姐姐的身分愛着他們。

也許只有用這個理由才可以說明爲什麼我能在書中概括地描寫了官僚主義者和不老實的人的形象。我親眼見過這種人，而且也明白應該描寫他們，跟他們作鬥爭。老實說，我並不喜歡描寫他們，而每當我寫到像羅巴金、尼基塔、華麗雅這些我心愛的人物的時候，我却總是非常高興的。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是莫斯科大學生物系黨組織的委員，這對我幫助很大，它幫助我解決了一些不是我一個人所能解決的科學問題。從我寫開頭幾章時起，我就經常把自己的作品拿給同學們和教授們看，他們也都熱烈地參加討論我的作品。尤其是本書的科學顧問曼傑菲里教授曾經無微不至地、像以前在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那樣地審查了本書中關於鳥獸的生活細節的敘述。

從這本書在雜誌上發表到單行本出版整整經過了一年。我有意拖長這段時間，因爲我和讀者們舉行了許多次會見，也收到了不少來信，而每次會見，每封來信都對我的修訂工作有幫助。新的形象的產生使我不得不改寫和增寫若干章節時，我在以後的許多次會見中把它讀出來，再根據讀者們生動的感覺加以修改。

大家常常問我：我的許多人物是不是有真的模特兒呢？

我不能說書中的人物是這個人或那個人的寫照。但是尼基塔的形象無疑地是產生在我到楚瓦什去出差的時候。楚瓦什共和國在革命前是俄國最黑暗、最偏僻的地方之一。可是現在我在最小的村莊中也看到了醫療站，雖然過去很嚴重的流行病在這個共和國中早已絕跡了。

許多所學校建立起來了；過去在楚瓦什語言中根本沒有的「學校」「教師」這兩個俄語詞彙，早

已吸收在楚瓦什語言中了。孩子們都在學習。我在那兒結識了許多位很有意思的集體農莊青年、年輕的農藝師和田野農作家，其中有一位不久以後就以創造了小麥豐產紀錄而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

顯然，我愛上了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特點，因此這些特點後來就表現在尼基塔·奧列霍夫的形象中。我還結識了一位集體農莊的領導人物，他是一位極有風趣的、優秀的、教育青年的人，他使我的腦子裏出現了集體農莊主席扎哈爾·彼得羅維奇的形象。

我不知道我究竟把我腦子裏所想像的體現了多少。這用不着我來判斷。但青年們正在閱讀、討論這本書，並且有不同意見的爭論，這件事本身就已是對我的獎勵了。我的小說已經印行了幾版，並且由無線電台廣播過。

我非常高興我們的夏天已經在舞台上演出了。生物系學生自己動手把小說改編成劇本，在大學俱樂部演出。他們都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家，所以他們在演出中也表現了幾分「自然主義」的色彩——活青蛙在台上跳，從小說中所提到的生物實驗站砍伐來的樺樹和樅樹也出現在舞台上。有趣的是他們挑選演員並不以演技為標準，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初次演戲，挑選出來的演員都是跟書中人物有相似性格的學生。他們的演出生動真摯而熱烈，並且穿插進去許多他們自己編的歌曲和笑話。我非常高興能看得到在演出中真人和小說中的人物消除了界限。

關於我們的夏天我要說的話就是這些。

現在我再說一說我的其他作品。在今年全蘇聯已經有一百多個劇院上演了以家庭和戀愛為主題

的劇本你的個人生活。這個劇本是我和我的丈夫、詩人、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列夫·奧沙寧合寫的。目前我們正在合寫一部關於青年生活的電影劇本。我對這種體裁的創作很感興趣，不過我還是要去描寫我自己喜愛的像尼基塔·華麗雅、羅巴金那些人物；準備再跟他們一起過幾年美麗的、明朗的生活。

親愛的朋友們，中國的大學生們！我時常有機會遇到您們的在我國高等學校學習的同學們。我們大家都在談論中國的大學生，深知您們是非常勤勉、嚴肅而熱情的人；我們也深知您們正在經歷了重災難而終於獲得自由的土地上令人驚佩地、歡欣地工作着。請允許我衷心的祝賀您們在建設自由中國和平生活的事業上獲得最大的幸福和成功。

葉·烏斯賓斯卡婭（簽名）

主要人物表

- 費多爾·費多洛維奇·羅巴金（愛稱費佳） 莫斯科大學生物系教授，先進生物學家，共產黨員
- 依利亞·切布列茨 副教授，系黨委書記
- 薇拉·華西列夫娜 講師
- 波立克 薇拉·華西列夫娜的兒子
-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沙羅夫（愛稱柯里亞） 教授，著名生物學家
- 拿捷日達·依萬諾夫娜（愛稱納婭莎） 沙羅夫的妻子
- 依拉利翁·奧拉斯托維奇·舒姆斯基 教授，摩爾根遺傳理論的宣傳者
- 赫盧斯特 系主任，舒姆斯基的朋友
- 依凡·奧斯塔鮑維奇·格羅瑪達 學生，二年級黨支部書記，系黨委會委員
- 尼基塔·依凡諾維奇·奧列霍夫 學生，共產黨員
- 華麗雅·別列日阿娃 學生，共青团小組長
- 瑪琳娜·杜姆阿娃 學生，共產黨員
- 卡佳·別爾金娜 學生，共產黨員
- 斯捷潘·波羅申 學生，共產黨員
- 柳芭·依凡諾夫娜 學生，共青团支部書記
- 尤拉·道什吉阿夫 學生，共產黨員

亞拉·亞歷山大羅夫娜·依爾蒂紹娃 學生，共青團員

季娜·雷日柯娃 學生，共青團員

阿爾卡斯·柯林涅夫 學生

維克托爾·伯列夫斯基 四年級學生

扎哈爾·波得羅維奇·巴拉紹夫 溪流集體農莊主席

扎哈爾·瓦西里耶維奇 溪流集體農莊黨委書記

安孃·謝苗諾夫娜·雅斯諾娃 溪流集體農莊莊員，養豬場的女工

阿列克謝·阿列克謝維奇·伏尤式柯夫（愛稱阿遼沙） 溪流集體農莊動物飼養員，團支部書記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莫斯科大學生物學系學生在森林裏暑期實習的小說。

它描寫了蘇聯的大學生在黨和先進教授的領導下，怎樣過着有意義的、生氣勃勃的生活，怎樣經過艱苦的努力掌握了先進科學，怎樣和反動科學思想進行鬥爭，和官僚主義、不誠實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它充滿着對自然界的描繪，也充滿着對人們改造自然的描繪。它通過某些生物——獸類、鳥類、昆蟲類——的飼育、移養、繁殖的敘述，指出了人們研究自然的目的。它通過青年人的生活、學習、工作的描寫，顯示了蘇聯青年的高貴品質。

這本小說，在各種各樣的鳥聲中，在樹林的喧嘩中，在草木的沙沙聲中，在花草的芬芳中，展開了大自然的美，吸引人們去研究自然界，吸引人們去認識生活、體會生活。

ЕЛЕНА УСПЕНСКАЯ
НАШЕ ЛЕТО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第一章

最先醒來的是杜鵑。它用還帶點睡意的沙啞的聲音含糊地啼了一聲：「tyr-r-r」，就不再啼了，大概是在梳裝打扮吧。最後，它又精神抖擻地啼了一聲：「tyr-r-r」，但又沉默下去了。也許是飛去吃早飯了吧。接着一隻知更鳥在華麗雅的頭頂上唱起來。華麗雅睜起眼睛，——她覺得有經驗的生物學家，應該這樣來觀察，——仔細地看着鳥窩。那個鳥窩築在一棵不很高的小樅樹上，從下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裏，鳥窩裏，現在一定是靜靜的，暖暖的，引人入睡的吧……就像在孩子們睡覺的房間裏一樣的吧。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還是在戰前，——窗簾放下來了，毯子緊緊地掖在身底下，免得吹了風。媽媽睡在身旁發出均勻的呼吸。

華麗雅打了一個哆嗦——樹林裏還有些冷，她的腳在露水沾溼了的便鞋裏冷得很難受。

現在，一切都正像她和媽媽當時所希望的那樣實現了。現在，她華麗雅是個大學生，是個動物學家了。她已是二年級的學生，正在一個禁獵區做暑期實習。這時，她在鳥窩旁值班，觀察黑頭鶯的

○作者的任務並不是真實反映莫斯科大學所發生的事件。書內各人物的形象也不是按照當時在那裏工作和學習的人們描寫出來的。書中所描寫的情節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原註

窩。值班的時間是從早晨三點到五點。

「觀察要正確，一費多爾·費多洛維奇·羅巴金教授昨天說過。」

華麗雅整夜沒有合眼：怕遲到。但她正好接了班。這時是早晨三點。天氣有點冷。黑頭鶯還在睡覺。鳥窩裏一定是暖暖的，散發着濃烈的羽毛味；可是華麗雅並不喜歡這個鳥窩。看上去它好像不怎麼結實；又稀又淺，只是把一堆乾草勉強強用幾根毛髮編了起來的。雖鳥小的時候還不要緊，要是長大了，那就難保不掉下來啦。

鳥窩裏傳出一陣沙沙的響聲。華麗雅豎起耳朵，又睜起了眼睛。但就在那個時候，她體會到了，她一點也不像一個有經驗的生物學家。

「你要從第三者的立場來觀察自己，華麗雅！一教養院的女教師阿格利平娜·謝爾蓋葉夫娜常常這樣說。自從母親去世以後，華麗雅的生活就是在教養院裏過的。她也漸漸養成了從第三者的立場來觀察自己的習慣。這對她的生活很有幫助。」

剛才她還覺得自己是坐在隱蔽得很巧妙的草棚裏的一個有經驗的科學家，一個勇敢的人。她整夜不睡，守在鳥窩旁邊進行一件極端重要的科學工作……可是從第三者的立場來觀察一下自己，事情就很明顯了：草棚子搭得很壞，天一下雨，全身都會淋得溼漉漉的，而坐在裏面的只不過是一個打瞌睡的、冷得打哆嗦的姑娘罷了，她還幾乎什麼都不懂呢。

你聽，有一隻鳥在叫。是什麼鳥呀？不知道。可是事實上羅巴金教授昨天還帶着他們在樹林裏走了一整天的啊。再過兩星期，就要舉行動物學小考了。一定會問到鳥叫的聲音的。

一隻青蛙笨重地跳落在華麗雅的脚旁。它用那凸起的眼睛傲慢地瞪着華麗雅：「姑娘，您能夠確定我屬於哪一類嗎？『雷地本達』還是『坦波拉利亞』？也許我是一隻蟾蜍吧？啊？」

青蛙尋了一夜食，吃得飽飽的，心滿意足的樣子。可是要斷定它屬於哪一類，華麗雅可不行。

鳥窩上面的樹枝微微一動：黑頭鴛飛上了樺樹頂。

「我的天，差一點兒就錯過了！」華麗雅吃了一驚。雄鳥緊跟着雌鳥也飛了上去。雄鳥頭上戴了一頂黑帽子，雌的却是淡褐色的。也許剛剛相反吧？可不能弄錯呀。不，沒錯。瞧，媽媽已經飛回來了。

一隻雌黑頭鴛順着小樅樹的枝子跳下來，像跳台階似的。它小心地回頭望了一下，擺了擺腦袋，最後才跳到窩裏去。

馬上就有三隻鳥嘴伸出來迎接它。鳥嘴又大又黃，張開成菱形。雛鳥的脖子伸得長長的，盡力把嘴向上抬，緊張得直抖。雌鳥把一條小蟲塞進一隻鳥嘴裏，等了一會兒，就向上飛去了。接着，雄鳥也落到窩上，那些雛鳥的貪饞的、嫩黃的嘴，就像長在幾株細莖上的大朵的花一般，又在鳥窩上開放了。

華麗雅看了看錶：四點零一分。雌鳥飛回來一次，就用紅鉛筆劃上一道；雄鳥飛回來一次，就用藍鉛筆劃上一道。兩次，三次，八次，十次……

四點五十分。雌鳥飛回來十五次，雄鳥十一次。自私的傢伙。它一定已經吃了幾條蟲了，但雌鳥還空着肚子呢！

二十八，三十。兩隻黑頭鶯嘴裏銜着一塊又大又白的什麼東西從窩裏飛了出來。大概是在清掃鳥窩吧……只是一個人值班，難道能把一切都觀察到嗎？兩個人在一起就容易得多了。可是，很明顯的，在上午兩點半鐘的時候是不可能把亞拉·依爾蒂紹娃叫醒的。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七……共青團員做事不能這個樣子。既然派你值班，那就得請你去。等我在團小組上把問題提出來，到那時你亞拉·亞歷山大羅夫娜就會明白啦……六十，……七十，……華麗雅已經不再數了。哪能數得過來！而且，也用不着再數了。反正是藍道兒，藍道兒，紅道兒，紅道兒。只要不弄錯就成了，以後總可以計算出來的。她就這樣一道一道地劃着……

最後，黑頭鶯稍稍安靜了些。華麗雅才有空把頭髮從前額上往後一掠，把毛織的短上衣的領扣解了開來。這時已經是炎熱的、喧噪的早晨了。

那隻難於辨認的鳥兒又叫起來了。這是一隻什麼鳥呢？怎麼也弄不清楚。它雖這兒很遠，在靠河那裏呢。啼聲斷斷續續。現在，周圍已經是一片各種各樣的聲音的合唱，從這許多聲音中怎樣也辨別不出個別的鳥聲了。

最後醒來的是黃雀。它輕快地唱着自己的小曲子，就跟往常一樣，唱上一半就嘎然一聲停住了。起初，所有的大學生們都喜歡黃雀。它們的曲調是特別的，而且翅膀上特別有兩條白道兒。如果小考時問到黃雀，五分是有把握的，……但是，不久他們就被黃雀弄得躲也沒處躲了。它們不停地唱着，妨礙他們辨別其他鳥雀的聲音。

樹叢輕輕地動了一下，尤拉·道什吉柯夫的頭露出來了。尼基塔·奧列霍夫跟着也鑽了出來。

那隻難於辨認的鳥兒又叫了起來。

「這是一隻什麼鳥呢？」華麗雅悄悄地問。

尤拉板起一副認真的面孔傾聽着。

「莫斯科的青山雀，雄的……」

他說得多麼有把握的樣子！可是，尼基塔却瞟了尤拉一眼。

「不，這是夜鶯。」

「夜鶯？」

雖然華麗雅對這位在集體農莊和森林裏長大的尼基塔一向都很信任，可是這次却有點懷疑起來。

夜鶯怎樣歌唱她在書本上讀到的又不是一次，但現在，請聽聽吧，是怎樣一種沙啞的破裂聲。

「聽，又是『ヌーヌー』——」這是哪一種夜鶯呢？」

「它求愛的時候是唱得很動聽的，」尼基塔解釋道，「但這不是歌唱，這是警報。它的窩裏出了什麼事，它着急了……」

「窩在哪兒呢？」尤拉活躍起來。失敗並沒有怎麼使他沮喪。夜鶯就夜鶯吧！有什麼了不起呢！

「那可不能告訴你，」尼基塔說，「你會去取它的卵的，我可捨不得那些小夜鶯。眼看就要孵出小雛兒來了……」

尼基塔緊張地向四面瞧着，一雙眼睛就像在找什麼人似的。

「亞拉睡過勁啦，」華麗雅帶着一種掩飾不住的得意的神色說。